

## 軍機處奏摺錄副中的附圖

清代重要官員書寫奏摺向皇帝報告事務，為了讓皇帝更清楚瞭解所奏事件，經常「繪圖貼說」附在奏摺中呈覽；皇帝在批摺同時展開附圖，一目了然。在「筆畫千里——院藏古輿圖特展」中，選展了十五幅大臣奏摺中所附輿圖，它們的繪製各有目的，必須配合奏摺一起閱讀。本文從清代奏摺制度切入，介紹這批院藏相當豐富的「摺圖」，並介紹特展中的幾幅選件。

### 奏摺中的附圖

「奏摺」是臣對君所上報告，自古以來名稱極多，但稱之為「奏摺」，則開始於清康熙年間，是從明代「公題私奏」本章制度演變而來，發展到雍正年間，特別在軍機處鑄印運作以後，奏摺制度也臻于定制，成為清政府的重要公文書之一。奏摺從繕寫、裝匣傳遞、皇帝硃批、軍機處隨手登記、錄副存查、發還原奏人、原奏人拜讀硃諭後回繳宮中、到入藏懋勤殿等，都有一定的程序，是清代極為嚴謹而重要的文書制度，運作直到清亡。「摺圖」原是大臣奏摺中的附件，用以輔助說明奏報事

項，奏摺經皇帝硃批送交軍機處抄錄副本存案時，由於原摺要發還原奏人知曉，摺中的附件便會被抽離，與軍機處抄錄之副本結合，成為副本中的附件，檔案學上稱為「軍機處奏摺錄副」或「錄副奏摺」，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有多達十九萬三百餘件，其中所附「摺圖」共有三百三十九組件，依摺圖的內容大致可分為十三類：器具與造船圖九幅、河工水利圖一九七幅、駐防邊防與界址圖二三十幅、河道圖九幅、建築圖三十幅、道路里程圖十幅、區域圖十五幅、裝潢圖五幅、城垣圖四幅、採礦圖二幅、戰爭態勢圖九幅、軍制服飾圖三

幅、其他七幅（鄭永昌先生分類整理）。根據上列數字，摺圖中以「河工水利圖」、「駐防邊防與界址圖」及「道路里程圖」為最夥，說明了清代地方官員在整治河患、興建水利工程、軍事駐防、邊塞要隘，勘界立碑與計算道路里程時，最需要「繪圖貼說」以作說明。

〈摺圖〉的功能雖是輔助說明大臣所奏事件，其內容多涉山川輿地、邊塞疆域與國境變化，是名符其實的歷史輿圖。「摺圖」另一特點是：每一幅幾乎都是獨一無二的，也必配有奏摺與奏摺錄副說明。

「筆畫千里」展品選介



成與勒保共同上了〈查勘嘉峪關邊牆情形摺〉（文獻編號〇四一一〇七）細說了嘉峪關城樓、邊牆與壕溝的朽壞、倒塌、壅塞情形，丈量了尺寸，並提出了修繕造價。其中邊牆若就地取土修建，造價每丈七兩一錢七分二厘，共需經費十五萬九千七百八十餘兩；若由外地運好土，費用則更高。邊牆的東側連接有一道壕溝，因土質不同分為隤壕、山壕兩種，也因年久失濬，早已被戈壁砂土填滿，若要挑挖開鑿，費用更高，造價每丈七兩五錢，共需經費廿二萬八千九百九十餘兩。奏摺中德成與勒保提出改建嘉峪關城樓：

嘉峪關係西陲門戶，為外藩朝賀來往通衢，非規模宏整，不足以壯觀瞻。今查得原設關樓僅止一間，局面甚為狹小，且現在木植糟朽，城台卷洞閃裂，今擬量為加高、展寬，以資壯麗。

配合改建嘉峪關城樓與修繕邊牆與挖掘壕溝建議，德成與勒保上奏時附帶了兩張圖繪：

#### 嘉峪關邊牆圖

紙本設色，上南、下北、右西、左東，浮貼有五張黃色籤條，分別丈量了邊牆、隤壕及山壕長度，紅色虛線是通道，藍色帶紋是河川。

#### 嘉峪關關門圖

紙本設色，分上下兩層，底層以三張黃色籤條分別說：嘉峪關原舊城樓一間，而寬進深俱二丈四尺，通高三丈八尺，係重簷成造；西門原舊城樓一座計三間，通面寬四丈五尺，進深三丈，通高四丈八尺，係三重簷成造；東門原舊城樓一間，面寬進深俱二丈八尺，通高三丈八尺，係重簷成造。

底層上浮貼一張改建城樓圖說：

今擬將城樓三座一律改建三間，每座通面寬四丈五尺，進深三丈，通高五丈，俱三重簷廡座成造；關門南北各改砌磚牆三十五丈，營墩二座，用磚包砌各見方三丈三尺。

嘉峪關至今仍宏偉的聳立在甘肅省嘉峪關市西南六公里處，根據中國長城博物館資料記

載，周長六百四十米，城高十·七米，面積二·五萬平方米，以黃土夯築，西側以磚包牆，兩翼城牆橫穿沙漠戈壁，巍峨壯觀。

#### 喀什噶爾新建城圖

#### 伊犁至喀什噶爾新建城圖

此兩幅亦為軍機處奏摺錄副中的附圖，可惜與原摺脫離，以致無法確定為何人所奏；但以檔號以及歷史事件推斷，應是道光七年平定張格爾（一七九〇—一八二七）回亂以後，清廷為了鞏固回疆，整頓了驛道，添設了卡倫（台站的滿語音譯，清代的邊塞要隘），也重築了被毀的喀什噶爾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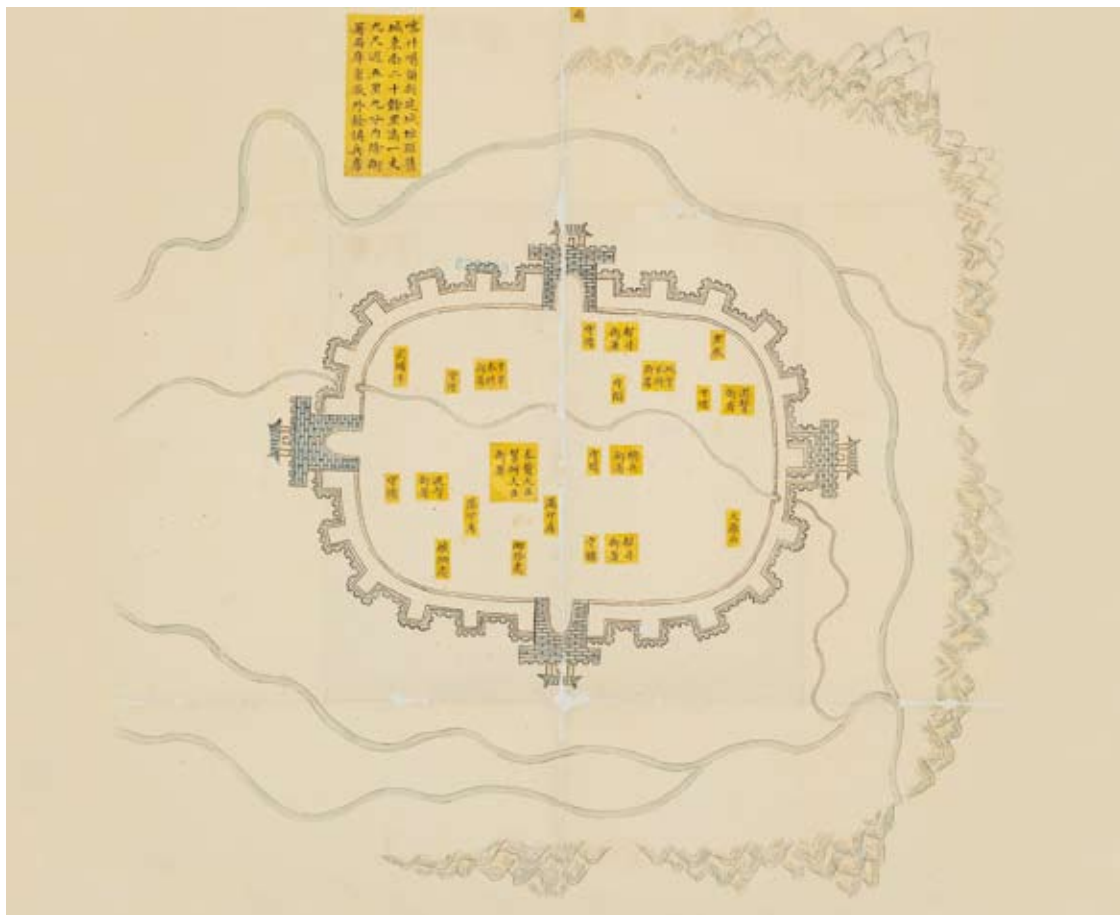
#### 伊犁至喀什噶爾新建城圖

紙本設色，上南、下北、右西、左東，主要顯示由伊犁將軍駐地惠遠城至新建喀什噶爾城的道路里程，圖中以山川海子（湖泊）顯示多變的地形，紅色虛線與紅圈代表驛道與站程，並以籤條註明沿途所設卡倫。出惠遠城向西南走至格根卡倫十站五百八十里；由格根卡倫繞特穆爾圖淖爾海北行至那木橋二十七站一千五百



伊犁至喀什噶爾新建城圖 光緒年間 原尺寸縱41.5公分 橫51.5公分 故機058804

喀什噶爾新建城圖 道光七年（1827） 原尺寸縱37.5公分 橫42公分 故機058957





滿文勘查塔城界址牌博圖 同治九年（1870） 原尺寸縱27.5公分 橫32.5公分 故機103886

餘里；繞海南行至那木橋二十三站一千二百餘里；由那木橋向東南行十一站九百餘里至新建喀什噶爾。

**喀什噶爾新建城圖**

紙本設色，圖上方雖僅標南方，依例可知：下北、右西、左東，主要顯示新建喀什噶爾城南北西三面環山，具有天然屏障；東面平坦，讓來自伊犁的資源或救援，可長驅直入；城內除各級衙署外，另有倉廩、火藥庫、武備庫、回務處等。

嘉道年間，清朝國勢轉弱，回亂頻傳。道光六、七年間回民張格爾等的亂事，席捲了回疆四城喀什噶爾、英吉沙爾、葉爾羌、和闐，其中喀什噶爾之漢城於道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淪陷，喀什噶爾參贊大臣慶祥（？—一八二六）自縊身亡，城內官商百姓全被擄出，城牆衙署全被拆毀。亂平後，清廷除建新城、修驛道、設卡倫、增駐兵外，也推動了大規模的開渠墾荒工程。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特依順保（一七六八—一八四

○）出任伊犁將軍，即引玉河、渾河之水，在喀什噶爾、英吉沙爾、葉爾羌、巴爾楚克等四城間，進行開墾屯田，兩、三年間開得耕地三、四萬畝，廣植林木，升課賦稅。道光十六年（一八三六），特依順保奏報了墾荒屯田情形，並繪製「巴爾楚克、喀什噶爾屯田圖」呈覽。這項政策不但鞏固了國防、綠化了沙漠、滋養了百姓，也豐富了稅收，百利而無一害，成為道光年間經營新疆的主要政策，到布彥泰（一七九一—一八八〇）出任伊犁將軍將軍，重用流放罪臣林則徐（一七八五—一八五〇）達到高峰。

#### 滿文勘查塔城界址牌博圖

本幅是科布多參贊大臣奎昌（生卒年不詳，於同治五年至十年任該職）奉命於同治九年九月與俄國官員勘定塔爾巴哈台屬中俄邊界並設置牌博（界碑，又稱鄂博）後，向軍機處報告勘界始末所繪製的界碑圖。與界圖同時咨送軍機處的文件另有漢、滿、俄三種文



綏芬縣建城圖說 光緒八年（1882） 原尺寸縱33公分 橫42.4公分 故機122379a

字的「立碑約誌」，要徹底認識這次勘界行動，必先從咸豐十年（一八六〇）「中俄北京條約」說起。

咸豐十年英法聯軍陷北京，俄國藉利益均霑與清廷簽訂「中俄北京條約」，條約的第二款規定：中俄勘定兩國在新疆西部的邊界；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八月清廷被迫簽訂「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誌」，將西境三大湖巴爾喀什湖、齋桑湖、伊塞克湖及周圍四十四萬多平方公里土地割讓俄國，於是展開了冗長而艱困的勘界立碑行動。同治八年（一八六九）四月間，中俄雙方在新疆科布多西面烏克卡倫會合勘界，於七月初六日訂立「科布多邊界牌博約誌」，七月二十八日又簽訂「烏里雅蘇台邊界牌博約誌」；同治九年九月，奎昌與俄國官員又訂定「塔爾巴哈台屬地方界址牌博約誌」，並繪製本幅呈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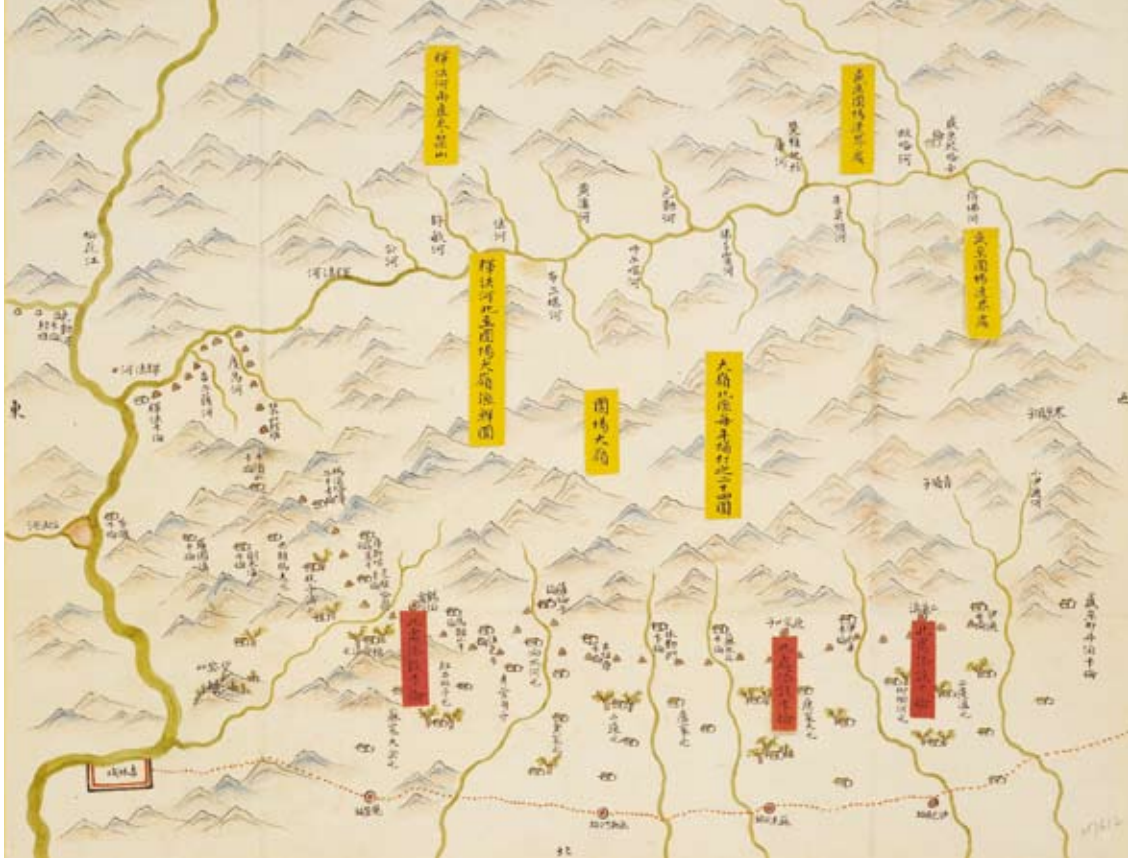
根據奎昌〈與俄官查勘俄國已立塔城界址牌博完竣並繪圖換約咨呈〉報告：俄國早已豎立「牌博」，奎昌只是依據

同治三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誌」會勘俄國所立界碑是否再有所侵占，結果：所立十處牌博均照同治三年原圖紅線沿山巔走勢並未侵占。

本幅紙本設色，以滿文標記牌博所在地，依據地名判讀，本幅方位為上北、下南、右東、左西，圖中紅線是中俄在塔爾巴哈台的邊界，紅色倒三角形小標誌即所立牌博，自西南依序為：瑪呢圖噶圖勒幹（manitu gatulekan）、哈爾塔爾（hartar）、沙爾有拉克（sarbulaka）、沙爾托羅蓋（sartologai）、察汗鄂博（cagan obo）、克爾根達什（kargen dasi）、巴彥木爾（bayan muran）、庫哲滾大堪（kujegun dabagan）、布凱名蘇（bukaiasu）、哈巴爾蘇（habarsu）止等共立十處界碑。（滿文譯音由簡意娟小姐提供）

### 綏芬縣建城圖說

十九世紀末葉，俄國東進日亟，出黑龍江，穿越韃靼海峽，勢力直抵海參威，吉林將軍轄地傳警。光緒七年（一



吉林圍場界址圖 道光七年（1827） 原尺寸縱28.5公分 橫39公分 故機058031

八八一）寧古塔副都統德平阿（？——一八八七）奏請在三岔口地方設招墾局，利用綏芬河水灌溉墾荒。光緒八年（一八八二）二月二十日，吉林將軍銘安（一八二八——一九一一）為了鞏固邊防，奏請「將邊疆緊要處添設道府廳縣以資治理而控邊防」（故機一二二二四一），本幅即為這一波增設行政區域繪製的輿圖。

吉林將軍銘安建議設置的綏芬縣，位在寧古塔東南五百四十餘里，一處名喚萬鹿溝地的地方，距離三岔口僅有四十餘里，與俄界接連，地當要衝，必須添設縣治，以資佐理。銘安派知府李金鏞（一八三四——一八九〇）前往勘查何處可以修築綏芬縣城，結果發現在萬鹿溝北方山腳下，有平坡一處，周圍約八、九里，依山傍河，位於海參威赴寧古塔要衝；銘安認為若在此建城，不但可管轄當地人民，且可進可退，戰守兼資。為了讓軍機處徹底明瞭地勢，特製作本幅繪圖貼說。

本幅紙本設色，呈現了

十九世紀末俄國勢力入侵綏芬河流域後的局勢，圖中虛線是通道，紅色方框是綏芬縣城的選址。

### 吉林圍場界址圖

《宋史·禮志》：「太祖校獵於近郊，先出禁軍為圍場五坊。」吉林圍場與盛京圍場比鄰，合稱圍場，是清初天子秋獮之所，名曰木蘭圍場。滿族以關外狩獵民族人主中原，保存了原有的生活習俗，每當秋季皇帝出關前往圍場行圍狩獵，鍛鍊騎射技藝，並乘秋獮木蘭之便與關外各民族聯絡情誼；因此對圍場的管理十分嚴格，嚴禁闖入偷獵採集與私墾。然而再嚴的禁令也敵不過人口滋生的速度，早在乾隆晚期已有流民移入私墾的記載。到了道光年間，私墾更為嚴重，清廷雖一再頒布禁令，加強管理，並將閑散旗民、流民移往他處，但仍擋不住偷入墾荒浪潮。「吉林圍場界址圖」既反應了流民私墾屯田現象，也說明了道光加強管理的決心。

本幅紙本設色，上南、下北、左東、右西。從左下角吉林城向西拉出了一條紅色虛線，是原設吉林圍場界址，依法人民不得闖入；然沿著紅線自東到西，所有河谷地帶，出現了極多屯戶，反應了人民私人屯墾現象；為了扼阻私墾繼續蔓延，清廷增設卡倫防範，圖中三張紅色籤條，說明了設卡駐兵處。卡倫，邊塞要隘，設置官兵戍守。

咸豐以後，內憂外患日增，彌禮廢弛，圍場逐漸放墾。本文刊載的另一摺圖——「呈遞勘丈東西兩圍五川荒地圖」，便是清末為開放熱河圍場墾殖繪製的地圖。

### 勘丈東西兩圍五川荒地圖說

作為清帝秋獵木蘭的圍場，到了清朝末年更是荒蕪廢弛了，私墾濫盜情況日益嚴重。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九月，熱河都統色楞額（一八四七—？）奏請勘丈轄地內東西圍場荒地，招佃開墾，所得用於彌補軍費；十二月十三日奉硃批：「仍應寬留圍座」。到了光緒二十九年，

局勢日益衰敗，財政極度窘困；正月十七，錫良（一八五三—一九一七）繼任熱河都統，他再度建言，設招墾局，勘丈圍場五川荒地，租地以濟地方用度。他強調：庚子賠款提調地方庫銀七萬餘兩，藩庫空虛，而練兵、製械、辦新學等所有新政開支，需款浩繁，只有以租佃圍場荒地方能紓困。錫良的奏言終於獲得清廷同意，前後四個月即辦理竣事，錫良於五月十六日奏報了：五川荒地面積、荒地支放情況、荒地租佃收入以及辦事出力人員，並呈遞了本幅「勘丈東西兩圍五川荒地圖說」。

東西兩圍是位於承德兩座比鄰的圍場，屬熱河都統轄地；五川是指圍場中的五條河川，分別是東圍的伊遜川、布敦川；西圍的孟奎川、卜格川與牌樓川。有水有地便能開墾，五川丈放很快收到成效，計有：上上則地一百一十二頃九十畝，每頃荒價銀一百二十兩，共收一萬三千五百四十八兩；上則地三百〇八頃八十二畝二分，每頃荒價銀一百兩，共收三萬〇

八百八十二兩二錢；中則地五百七十七頃七十三畝八分，每頃荒價銀八十兩，共收四萬六千二百一十九兩四分；下則地一千三百〇四頃八畝二分，每頃荒價銀四十兩，共收五萬二千一百六十三兩二錢八分；村基地二十三頃六十六畝，每頃荒價銀一百兩，共收二千三百六十六兩；以上總放荒地二千三百二十七頃二十畝二分，另撥給八旗蒙養學堂三百六十四畝不在此數，總收銀十四萬五千一百七十八兩五錢二分。除撥還直隸墊發購買槍械銀四萬兩、道庫生息成本銀一萬兩外，實存銀九萬五千一百七十八兩五錢二分；大大的紓解了熱河都統的窘困。

本幅紙本設色，除以紅色籤條標示五川外，另於左上角紅色貼說：「謹將此次勘放東西圍地畝按川繪呈總圖：紅色者係已墾之熟地，藍色者係現放之生地，黃色者係遵旨寬留之圍座，紅點為道，藍道為河，紅槓係卡木，理合登明。」（圖見下頁）

註



勘丈東西兩圍五川荒地圖說  
光緒二十九年（1903）

